

WAIGUO ZHIXUE · 22 ·

外国哲学

第二十二辑

商务印书馆

外国哲学

第二十二辑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2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外国哲学. 第二十二辑 / 赵敦华主编. —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2

ISBN 978-7-100-08556-4

I. ①外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哲学—外国—丛刊
IV. ①B1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84697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外国哲学

第二十二辑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民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08556 - 4

2012 年 2 月第 1 版

开本 787×960 1/16

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张 22 1/4

定价: 45.00 元

卷 首 语

《外国哲学》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,至1998年共出版十四辑,开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外国哲学的新学风、新传统,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。经与商务印书馆商议,从第十五辑开始,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负责承担《外国哲学》的组稿、编辑工作。

为了进一步提高《外国哲学》稿件的学术水准,我们采取了国际学术刊物通行的“双盲”审稿制度。除了继续发表对外国哲学历史和经典的诠释性论文外,本刊将特别注重发表史论结合、批判性评论、中外哲学比较等方面的佳作。我们衷心希望全国同仁鼎力襄助,不吝赐稿,把《外国哲学》办成群贤毕至、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。

《外国哲学》编辑部

2002年4月

目 录

《外国哲学》改版说明	(1)
学术批评	(7)
王 路 康德的“‘是’不是谓词”之说	(9)
刘 哲 在西方哲学具体问题视域下反思 being 概念 ——王路老师的雄心与背叛	(36)
BEING 问题研讨会——王路教授新书《读不懂的西方 哲学》争鸣	(45)
宗教哲学	(125)
徐龙飞 爱：究竟是情感还是价值？——试析基督宗教 经典文本中爱的概念	(127)
姚卫群 印度佛教的历史发展及论述的主要问题	(186)
欧陆哲学	(199)
王玉峰 实体与样式：对斯宾诺莎哲学的一种思考	(201)
叶 闯 弗雷格的涵义与语言的意义	(234)
吴增定 政治与宗教——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研究	(265)
青年之窗	(305)
臧 勇 罗素对内在关系说的批判	(307)
庞培培 现象的客观性之基础——论萨特对胡塞尔意向性 理论的批评	(319)
新书点评	(337)
刘 哲 别了！海德格尔：法国哲学视角	(339)

《外国哲学》改版说明

1984年,《外国哲学》创刊。2002年起,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负责承担《外国哲学》的组稿和编辑工作。易手后的《外国哲学》,继承老《外国哲学》办刊传统,一如既往地坚持学术性、专业性,强调问题意识,重视文本研究。依据这些传统刊发的论文,对于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,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到明年(2012年),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接手《外国哲学》便整整10年了。从本期起,《外国哲学》除了保持原有的传统和风格以外,拟加强如下几个方面。

一、学术批评



这个问题比较重要,想多说几句。

“没有学术批评便没有学术”,这个简单的道理人人皆知。近几年,学术批评似乎成为国内学界的热门话题。随意在网上搜索,便可看到关于学术批评的林林总总。不过,与学术批评相关联的词语负面的涵义多一些,如“泼妇骂街”、“人身攻击”、“道德底线”、“侮辱诽谤”……不禁让人想问一句,中国的学术批评怎么了?不少有识之士呼吁,让学术批评回归常态。但是,什么是学术批评的常态?

第一,什么是学术?《辞海》把“学术”定义为:“较为专门、有系统的学问。”它的希腊语形式是 Ακαδημεία ,指柏拉图学园。英文表述有两个相近的词:academy,学园、学院、专业研究(学习);scholarship,学问学识,尤指一种特

殊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。^① 刘道玉校长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：“牛津高级辞典的释义强调了两个鲜明的特点：一是与学院(Academy)有关的，二是非实用性的，仅仅是纯理论性的(of theoretical interest only)。也就是说，学术是学者在象牙塔中，皓首穷经地为学术而学术创造出来的学问。”^②

第二，什么是批评？古汉语有批评一词，至少在明清之际已经使用该词。涵义有三：1. 评论；2. 对古籍文章批点评注；3. 对缺点错误所提出的意见。批评一词在西文中是个非常古老的词语，它来源于希腊语 κριτικός，意思是 a discerner and decide, critical, 即辨别，决定，批评。^③ 英文的主要涵义：1. 吹毛求疵、爱挑剔；2. 批评、批判、评论；3. 判断、审慎、严谨、一丝不苟；4. 附有异文栏校勘材料的。维基百科全书认为批评有两个内涵：1. 判断个人或团体活动与行为的是非曲直。该词条也明确指出，批评并不一定要挑毛病，不过，这个词常常被简单地用于表达反对或不赞成意见。2. 另一个意思是对文献、社会运动、电影、艺术和诸如此类的对象和事件的研究、评价和解释。批评的目的是更透彻地理解作品或事件。

第三，什么是学术批评？若是把学术与批评组合在一起，学术批评的首要内容应当是对文献、文本进行纯学术的研究、评价和探讨，它不是对文献文本及著作人做简单的价值判断，给之贴上一个好与坏之类的标签即可。如果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的话，学术批评就不是名利场中的角逐，不是为争高低，而是学者间心灵的对话。因为，为学术而学术就是追求真理。追求真理的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即便一个人把握的真理较之他人多一些，也不具有“君临天下”、号令群雄的地位，最多是一个先行者。

按照波普尔的看法，“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。”^④ 尽管

① 词义解释来自《英汉辞海》。

② 文章来自学术批评网：<http://www.acriticism.com/article.asp?Newsid=12424>。

③ A Lexicon, Abridged from Liddell. And Scott's Greek-English Lexicon, Oxford, 1920, p. 394.

④ 波普尔：《猜想与反驳》，傅季重，纪树立，周昌忠，蒋弋为等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40页。

波普尔对笛卡尔持批判态度,但是,我们不得不承认,对先前知识的修改,需要普遍怀疑的精神。我们也不得不“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人的知识;承认知识同我们的错误、偏见、梦想和希望混在一起,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探索真理……在我们知识的整个范围内,找不到任何不能批判的权威。”^①“互相倾听意见,互相批判,我们就能越来越接近真理。”^②事实上,学术批评不是华山论剑,力争天下第一,而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。即便在争论中有的见解被证明是错误的,它对于真理的发现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有的错误见解,甚至对于追求真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,绝不亚于发现真理者。

时下,我们在学术界经常看到的第一种情景是:相互表扬和自我表扬。这种状况似乎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。孔子说过“为尊者讳,为亲者讳,为贤者讳”,表现出来的是对说话的人的重视,而非对“真理”本身的重视。而同样的问题,亚里士多德的“我爱吾师,我更爱真理”则更多地表现出对“理”的重视,他们更关注“说什么”而不是“谁说的”。

观当今学界,为某者讳,并不完全是传统所致。无法考据“学术圈”一词何时出现。今天,学术圈俨然是一个名利场,与娱乐圈有得一比。学术研究(如果有的话)似乎不再有学人潜心面壁、坐冷板凳、追求真理之意。学术研究在口头上常常被“做课题”所取代。“做课题”乃是换取功名和物质利益的工具。如果按照希腊哲人的设想,处于这种状态就是奴隶。哲学家也要吃饭,这不成问题。但是这和拿课题换饭吃不是一回事。作为物欲的奴隶,怎么可能追求真理啊。

此外,表扬与自我表扬至少是人性的弱点所致。“永远激励着每一位英雄的最难满足的渴望,乃是对声誉的渴望;这种渴望,完全是一种无法驾驭的贪婪。”^③表扬与被表扬者,彼此并不太多地研究他人的作品,表扬仅仅是

① 波普尔:《猜想与反驳》,第42页。

② 同上书,第536页。

③ 曼德维尔:《蜜蜂的寓言》,肖聿译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2年,第39页。

对被表扬者名利和地位的首肯,与学术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关系。这些明显带有功利色彩的相互表扬和自我表扬,是把学者和学术当作股票,找到了一只绩优股,力求获取最大收益。膨胀的是欲望,死亡的是学问。当置身于这种氛围时,常常让人闻到一种腐尸的气息。

我们经常看到的第二种情景是,你说你的,我说我的,彼此没有任何交流。这种公共空间中的相互隔绝状态,心理学上称作自我中心状态。皮亚杰在《儿童的道德判断》一书曾经描述一种场景,2~5岁的儿童处于自我中心阶段,如果让他们待在同一房间里一同玩四方型游戏,他们基本上是一个人玩个人的,尽管在一起玩,可谁也不注意谁,他们只是在自说自话。^①如果说儿童的自我中心状态是幼稚状态,那么学术上自说自话,至少是学术研究不成熟的表现。已故著名翻译家、哲学家王太庆先生曾不无忧虑地说:“现在研究既不讲历史的传承,相互之间也不对话。这种状态本身就有悖于哲学精神。”

第三种情景就是相互攻击。这种现象不是个例。阅读这类“学术批评”的文章,常常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,像文革中的大字报。大字报文体的基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,倚仗政治权力,不讲事实,不讲历史和逻辑,仅对被批判者进行政治审判和裁断。目的仅求击垮对方,为此甚至可以不择手段。大字报语言充满暴戾之气,“砸烂……的狗头”、“油炸……”、“火烧……”,似乎有一种置对方于死地的快感。对于这一切,60后以前的学人想必不陌生。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揭开文革的序幕。与红卫兵相比,姚文元算得上有文化。他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是大字报文体的典型代表。在批判《海瑞罢官》中海瑞平冤狱时,他质问:学习“平冤狱”吗?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。如果说什么“平冤狱”的话,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、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,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,成了社会的主人,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?如

^① 皮亚杰:《儿童的道德判断》,傅统先,陆有铨译,山东教育出版社,1984年,第36页。

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“平冤狱”，那么请问：到底哪个阶级有“冤”，他们的“冤”怎么才能“平”呢？^①

这哪儿跟哪儿啊！可在当时，这就是最说理的批判了。好歹没有不文明语言。然而它的几个特点却流传至今：第一，仗势压人，自知有后台，有背景，一副绝对真理在握的架式；第二，断章取义，再把自己的逻辑强加于人，然后批判之；第三，上纲上线，贴标签、扣帽子，再打棍子，真是整死你才完事。很难说今天的学术批判，就没有此等流风遗韵。这样的批评与学术毫无关系，至少是语言暴力。

二、新书点评

从本期起，拟增加新书点评栏目。此栏目由博览群书、对书有很好的鉴赏力的学人专门负责。歌德说：“读一本好书，就是和高尚的人谈话。”读书方知自己无知。新书点评主要选取优秀的、有影响力的西方哲学研究著作或经典文献，做较为详尽的介绍和点评。以期用有限的篇幅，给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信息。每一期的点评肯定是有限的，但是，集腋成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栏目很有可能在学人的读书、研究、思考中，发挥独特的作用，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三、青年之窗

《外国哲学》从创刊起，就具有很高的用稿标准。这是本刊历经近 27 年，依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。这一点是本刊必须坚持的。青年之窗栏目，不是降低用稿标准，而是在青年学人的论文中选取有潜力的、有活力的研究刊登之。当然与名家相比，他们可能会显得稚嫩，这是年轻

^① 文章来自新华网：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ziliao/2005-02/02/content_2538326.htm。

人必经的阶段。但是,稚嫩并不等于低水平,稚嫩的意思是:瑕不掩瑜。学术需要传承,学术研究者也需要薪火相传。扶持青年,就是扶持学术研究的未来。

执行主编 杜丽燕

学 术 批 评

康德的“‘是’不是谓词”之说

王 路

内容提要: 围绕康德的著名论题“‘是’不是谓词”, 我们可以理解他从逻辑角度的说明和关于“是”乃是系词的论述, 也可以理解他举的例子“上帝是全能的”, 但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举的另外两个例子: “上帝存在”和“存在上帝”, 因为它们与前一个例子就谓词而言没有共同之处, 它们与逻辑和系词的说明也没有关系, 因而它们与“是”的论述无关。这样, 我们也就无法理解, 为什么康德要从关于“是”的论述过渡到关于“存在”的论述。我认为, 这样的问题在康德著作中本来是不存在的, 而是中译文造成的。这里的问题在于把 Sein 主要理解和翻译为“存在”, 而不是理解和翻译为“是”。因此, 即使把康德论题中的 Sein 翻译为“是”, 也依然会造成理解的问题。

关键词: 是 存在 系词



内学界关于 being 的讨论已有多年。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, being 这个词主要有两个意思, 一个是系词, 一个是“存在”。与此相应, being 这个词除了被翻译为“存在”外, 有时候也被翻译为“是”, 或者, 以某种方式在“存在”的后面加注“是”或在“是”的后面加注“存在”。这样的看法和做法反映了人们有关 being 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入, 也表现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进步。

我认为, 应该把 being 翻译为“是”, 而不应该翻译为“存在”, 而且应该把这样的翻译贯彻始终。我不否认 being 有存在的意思。但是我认为, being 有存在的意思与把 being 翻译为“存在”乃是不同的。我主张的观点是: “是”这个词有两种

含义,一种是系词的意义,另一种表示“存在”;我反对的观点是:“存在”这个词有两种含义,一种表示存在,另一种是系词。本文将讨论康德的“‘是’不是谓词”这个论题,以此说明,仅仅在一些地方把 being 翻译为“是”,并不能解决把 being 翻译为“存在”而带来的问题,仍然会给我们理解 being 及其相关概念造成困难。而且,本文试图以康德这个论题为例进一步说明,有关 being 的讨论,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,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。

一、对康德论题的翻译和看法

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。在这部著作中,他提出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和论题,“Sein 不是谓词”即是其中之一。以前这个论题的中译文是:“‘存在’(Sein)显然非一实在的宾词”^①。在近年出版的中译本中,它的中译文分别如下:

“‘是’(Sein,又译‘存在’)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述项”^②;

“‘是’*显然不是什么实在的

谓词”^③;

“‘是’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”^④。

非常明显,与以前的翻译相比,近年来的翻译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,这就是用“是”来翻译 Sein。为了讨论的方便,我们根据以前和现在的译法,把这个论题简称为“‘存在’不是谓词”或“‘是’不是谓词”。

“‘是’不是谓词”与“‘存在’不是谓词”的区别一目了然。蓝译本有一句相关说明:“‘为’、‘在’、‘有’三字德文为 Sein,英文为 Being”(第 430 页)。面对这样的说明,我们可以问: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把 Sein 翻译为“存在”呢?难道“存在”与“为”、“在”和“有”是同义词吗?难道“存在”的意思与后三个词

① 康德: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蓝公武译,商务印书馆,1982年,第430页。简称“蓝译本”,引文只注页码。

② 康德: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韦卓民译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535页。简称“韦译本”,引文只注页码。

③ 康德: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邓晓芒译,杨祖陶校,人民出版社,2004年,第476页。简称“邓译本”,引文只注页码。

④ 康德: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李秋零译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4年,第469页。简称“李译本”,引文只注页码。

的意义是一样的吗？难道它能够涵盖这三个词的三种含义吗？不过，这不是我们这里考虑的重点，因此不予深究。显而易见的是，在这样的翻译理解中，“是”甚至根本就没有进入考虑的视野^①。因此，与“‘存在’不是谓词”相比，“‘是’不是谓词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，因为它表现出一种以前完全没有过的理解。这样的理解，就是前面说到的在 being 这个问题上认识的深入和研究的进步。因此，下面我们不再考虑“‘存在’不是谓词”，而只考虑“‘是’不是谓词”，并且围绕三个不同的译本进一步探讨这个论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。

以上三种翻译差不多是一样的，但是，仔细分析则可以看出，同样把 Sein 翻译为“是”，也还是有一些细微区别的。

韦译本的做法是在“是”这个词的后面以括号的方式加注德文，并说明它还有“存在”这样的译法。

邓译本的做法稍有不同，译文中的星号处是一个脚注，其中说到，“是”的“德文为 Sein，含‘是’、‘存在’、‘有’等意”（第 476 页）。

李译本的做法则完全不同，它

把 Sein 翻译为“是”，但是没有任何注释。

韦、邓译本尽管对 Sein 一词含义的理解稍有不同，但是它们的做法似乎表明，仅仅把 Sein 翻译为“是”乃是不够的，必须给出这个词的原文，同时告诉读者它还有其他含义。这里的原因也许有许多。比如，它们认为 Sein 这个词有多种意义；或者它们认为在这里应该把 Sein 翻译为“是”，而不能翻译为“存在”；或者，这里的翻译与通常的翻译不同，乃是一种特殊的情况。不管怎样，这样的翻译实际上是告诉读者，这个词的原文是什么，它还有另一种意思是什么。

与韦、邓译本的做法不同，李译本既没有给出“是”这个词的外文，也没有对它做任何解释。这样，在同样的上下文中，韦、邓译本告诉和透漏给人们的那些意思，在李译本这里是看不出来的。

进一步理解这里的问题，我们

① 从上下文看，“为”大致相当于“是”，因此，严格地说，蓝译本也看到了 Sein 这个词有一种与“是”相当的含义，只不过它不把这种含义表达为“是”，而表达为“为”。

列出三个译本文后给出的术语索引或译名对照表：

邓译本：Sein 存在

DaSein 存有

ist “是”

韦译本：Being 存在/有

李译本：DaSein 存在

韦译本是从英文翻译的，因此给出的索引词是 Sein 的英译文 Being，意思是一样的。从以上对照可以看出，邓、韦译本给出了 Sein 的德(英)汉对照，而李译本没给；邓、李译本给出了 DaSein 的德汉对照，而韦译本没给；只有邓译本给出了 ist 的德汉对照。对此我要提出一些问题。

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李译本没有给出 Sein 这个词及其译名，却给出与此相关的 DaSein 这个词和它的中译名“存在”呢？对于术语选择标准，李译本有一个说明：“所选的主要是在翻译上容易引起歧义的术语，诸多术语未列入其中，并非因为它们对于理解康德哲学不重要，而是因为它们翻译已有了公认的定例”(第 626 页)。根据这一说明，大

致可以认为，选择 DaSein 而不选 Sein 这个词，无论是不是因为前者重要而后者不那么重要，这里似乎至少有如下一个原因：DaSein 这个词在翻译上容易引起歧义，或者人们对它的翻译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 Sein 这个词在翻译上不会有什么歧义，人们对它的翻译也有比较一致的看法。由此似乎也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李译本在文中对“‘是’不是谓词”的翻译既不加注德文，也不加注其他译法。但是从邓、韦译本来看，情况似乎不是这样。因此，李译本与其他两个译本对于 Sein 的理解实际上存在着比较大的不同。

与李译本不同，邓译本在索引中给出 Sein 这个词，也给出中译文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它的中译文中只有“存在”，而没有“是”。韦译本也是同样，它在索引中给出 being，也给出中译文“存在”和“有”，但是没有给出“是”。因此，尽管索引中给出的中译文有所差别，但是邓、韦译本给人的感觉差不多是同样的。这就是，与 Sein 这个词相应的中文乃是“存在”或“有”。从韦译本根据英译本给出的页码可以看出，英译文索引指的正是文中论